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tylized, high-contrast illustration. It features a large, jagged, reddish-brown mountain peak on the left side, set against a pale yellow sky. Below the mountain, a winding road or path is depicted in shades of red and orange. On this path, there are small black silhouettes of people walking, a truck, and a train.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, two black silhouettes of birds are shown in flight.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expressive, with a limited color palette of reds, oranges, yellows, and purples.

风炮之歌

散文集

目 录

大合唱	刘增新(1)
铁脚板的新历程	雷小兵 王必福(6)
我是一个兵	耕夫 心明(12)
风枪之歌	陈志伟(19)
溪水奔流	刘成浩(27)
青松挺立	刘风光(35)
石笋	钱学祥(40)
青山第一日	郭京生(46)
杜鹃红似火	苏 晋(53)
号音不息	侯真曦(60)
春满帐篷城	陈淀国(68)
雪夜红灯	侯真曦(77)
血染的桦树皮	陈淀国(85)
泉边灯火	刘成浩(93)
家乡的水	陶彩燕(99)
磨之歌	苏 晋(110)

渤海潮.....王 忠(117)

沙枣花.....郭京生(124)

鸡毛花.....陈淀国(133)

后 记.....(143)

大 合 唱

刘增新

灯光倏地熄灭，部队露天“剧场”里顿时静了下来。指战员们按捺住激动的心跳，静静地注视着舞台上那红灯照射下的深红的大幕。周围的大山支起了耳朵；墨玉般的天幕上，星星眨巴着眼睛。它们和我们一起等待着。不久，一个战士从幕后闪出：“歌咏大会现在开始！”

深红的大幕轻轻拉开。舞台上所有的灯都大放光华，把一个阵容庄严的合唱队，一下子托在我们眼前：一行行红星在闪，一排排红旗在飘。一个女战士走到台前：

“大合唱。第一支歌——

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！》

指挥——王政委。”

哗哗哗哗……一阵热烈的掌声夹杂着欢呼声：“欢迎！欢迎！”

掌声渐息，乐声骤起。一串串战斗的音符，一句句铿锵的诗句，在他们的喉头，在我们的心上，在夜空里，飞荡：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！

就是好！

就是好呀，就是好，就是好！

马列主义大普及，

上层建筑红旗飘，

革命大字报嗨！烈火遍地烧，

胜利凯歌冲云霄，

七亿人民团结战斗，

红色江山牢又牢……

我倾心地聆听着。啊，这雄壮浑厚的声音，是谁的？我注视着台上——

我仿佛听到了这是我们老团长的声音。这个安源工人的后代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曾在一个钢厂支左。那天，我们连开批判会，他带头发言：“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、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，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，好得很！就拿那个炼钢厂来说，广大工人群众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，牢记党的基本路线，抓革命，促生产，现在钢产量……”他伸出一只大手，又一翻：“同志们，增产多少？”

“什么，两成！”我脱口而出。

“小同志，不是两成，而是——”他加大语气说：“翻了一番！这种干劲从哪里来？一个老工人说得好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炼出来的！”

接着，老团长又谈到这支歌：

“当这支歌传到工厂的时候，这位老工人第一个报名要参加工人合唱团，他说：‘我的嗓子不行，可是，这支歌我却

一定要唱，这是咱们工人阶级的心声！”

此刻，我仿佛听见，那工人的话，就溶在这歌声里……

我聆听着。啊，这坚强激昂的声音，是谁的？我注视着台上——

我仿佛听到了这是我们指导员的声音。这个生长在三代长工家里的放牛娃，昨天晚上，他刚刚探家回来。放下背包，就给我们讲起了家乡的变化。他的话，是那样的富有诗意：“你看麻烦不麻烦，几年没回家，回家迷路啦！”

“望着山走。”有人提议。

“山变啦！缠着绿腰带，披着翡翠袄。原先那穿黄袍的山搬掉啦！”

“顺着河走。”

“河变啦！水库明如镜，清渠似蛛网。以前那浑浊的河流变样啦！”

“路呢？”

“铁路旁边是条公路，一直通到俺那山村口，原先那条疙瘩小路，不见啦！”

一听说今天晚上要开歌咏大会，他立即要求参加。我问：“指导员，这支歌你会吗？”

“在家天天跟着贫下中农一块唱，哪能不会！”

“这支歌传到农村的时候，贫下中农也成立了合唱队。一个贫农老妈妈，七十多岁了，硬要参加，她说：‘我前半辈子没唱过歌，解放这些年学会了好些歌，可我最爱唱的是歌唱咱们大救星毛主席的歌——《东方红》，那是我那老头子教

我学会的。第二支是歌唱咱们人民公社的歌——《人民公社好》，那是二儿媳教我唱的。这回呀，不用你们教。我就跟着喇叭学，保证唱得不比你们差！这支歌，唱的是咱们贫下中农的心里话，咱们不唱叫谁唱？”

此刻，我仿佛听见，那老贫农的话，就溶在这歌声里……

我聆听着。啊，这热情奔放的声音，又是谁的？啊，我仿佛听到这是通讯员小徐唱的。这个几年前的红卫兵，是饲养员小李，这个来自塞外农村的知识青年……啊，你听，他们唱得多么豪迈，多么整齐，整个合唱队就象一个人在歌唱；你看，他们的胸脯挺得多高，他们的目光，一齐注视着指挥——我们的王政委。

王政委，一个农民歌手的儿子。在那长夜难明的日子里，他的父亲唱的每一支歌里都流着血，都淌着泪。如今，他指挥的这支革命的歌曲，充满的是战斗的力量，是无产阶级的壮志豪情！尽管他没有进过音乐专门学校，也许，有人会说他的指挥动作还不够准确，但是，我们感觉到他充满着激情，他的全身都在有节奏地弹动，他的手臂在有力地挥舞，他的眼睛深情地望着高挂在天幕上的毛主席画像。

……一代新人在成长，

顶风劈浪逞英豪，

工业学大庆嗨！农业学大寨，

万里神州传捷报，

七亿人民跟着毛主席，

继续革命向前跑……

旋律在回响，音符在飞荡。台下的指战员合着台上的节拍，一齐歌唱起来。

在这战斗的歌声中，我听见：在滚滚的油田旁，在熊熊的高炉前，工人阶级在放声高唱；在雪山之巅，在黄海之滨，在乘风破浪的战舰里，在飞奔的列车上，在我们伟大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一个由七亿人民组成的巨大的合唱团，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统一指挥下，在放声高唱：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！嗨！

就是好！就是好！就是好！

这歌声，过千山，越万水，响彻全球！

这歌声，把那几只“苍蝇”的哀鸣淹没！

歌声嘎然而止，指战员们的心还在追寻那远去的回声。人们感情的海洋出现了一瞬间的宁静，但是，猛然象是刮起了一阵风暴，哗哗哗哗，掌声从四面八方响起，在千山万水之间画应。

铁脚板的新历程

雷小兵 王必涌

在我们部队运动会的开幕式上，我看到这样动人的一幕：入夜，火炬接力赛跑开始了。我们的老师长，一位鬓发斑白的老红军，亲手点燃了一支支象征革命传统的火炬，庄重地交给了一队虎生生的年轻战士。接着，冲锋号响起，战士们高擎着熊熊燃烧的火炬，箭一般的射向前方。火炬在战士手中传递、飞奔，形成一道道明光耀眼的红线。这时，我注意到老师长那坚毅的表情、那沉思的眼光……

我熟悉老师长这表情，是在“铁脚板连连史陈列室”里。当时，他站在记载铁脚板连二十余年战斗的历程图前，眼睛盯着象火炬一样闪亮的一支支红色箭头，陷入了深远的沉思。他仿佛又看见了那一双双穿着草鞋的铁脚，带着井冈山的草屑，带着夹金山的冰雪，带着草地的淤泥和黄土高原的尘沙，在顽强地跋涉、前进；他仿佛又看到了新中国灿烂的阳光下，那一双双穿着解放鞋的铁脚，在辽阔的边防线上，在崇山峻岭之间，在广阔无垠的平川，继续不断地前进，前进，为未来反侵略战争做好充分准备。那时，我看见老师长的嘴角颤动着，笑了……

是的，新的“铁脚板”们在前进。今年春天，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浩荡东风中，我有机会来到了铁脚板连，亲眼看到了革命的火炬是怎样传到新一代的手里，对师长激动的感情也有了新的理解。

那是在野营拉练的路上。当时天下着时续时断的暴雨，路面上流着许多“小溪”。我乘车来到九盘山下，望见铁脚板连的红旗在远山的小道上飘扬。我目测了一下距离，对司机说：“开快点，二十分钟追上他们。”司机踏着油门，一阵猛赶，追了上去，却不见了铁脚板们的影子。等翻上山顶，才望见他们已顺着山径远远地飞到山脚下了。

“真是一阵过山风”！铁脚板们速度之快，使我惊叹不已。

我们接着追。在一个拐弯处，终于追上了一个小战士。他全副武装，浑身湿漉漉的，两只脚几乎是在小跑，背包上扑打着一块小木牌，上面写着：“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提高警惕，加强防御，准备打仗！”我停车喊道：“喂，上车吧，到前面赶队去。”他笑着向我摆摆手：“同志，要坐汽车我们的汽车倒不少，可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，是轮子碾出来的么？再说，咱可不是掉队的，要不是担任联络任务，我早就赶在头里了。”这话跟他刷刷的脚步声一样，利落、有力。

我下了车和他并肩走着。有意识地问：“你们不是实现机械化了吗？”小战士朝我机灵地眨眨眼：“机械化不错。不机械化，就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。可我问你，中国有多少大山？多少河流？每座山都有汽车路？每条河都有公路桥吗？将来打仗呀——”他自豪地一拍大腿：“还是离不开咱这‘11号’！”

“说的对，这双腿能弥补机械化的不足哩！”我说。

“你说的可不对，俺们这双腿可不是专给机械化填空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机械化也要有铁脚板精神。”小战士紧接着补充道，“你听说过咱排长的铁脚板精神吗？”他没等我答腔，就连珠炮似的讲了排长的先进事迹。在一次演习冲击路上，部队要越过一条很宽的堑壕，排长带头跳下壕去，用肩膀顶着梯子搭成桥，壕底下的铁蒺藜深深地刺进了他的脚掌，鲜血染红了脚下的泥土，他咬着牙一直坚持到胜利。有人问排长为什么能有这样大的毅力，他回答说：“当时我只想到一点，我们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，这个柱石要顶住任何敌人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侵犯，绝不能倒下，我两只脚就象夯实了一样，特别有劲。小战士讲的排长这些铮铮有力的语言，给我的印象就象钢铸铁打一般。”

黄昏，我们赶上了连队。但是没等我们喘过气来，部队又出发了。在月色朦胧的山路上，我突然看见排头走着个扛机枪的大个子——这不是老师长吗？你看他迈着坚实的脚步，象是当年带领连队去楔入敌人的后方；象是在指挥一支铁流去进行神勇的阻击……我紧跑几步赶了上去，问：“师长，你也来了？”他说：“你什么时候给我除的名？我当初不是这个连的兵吗？”他把机枪换了个肩问我：“怎么样？能坚持么？”我说：“白天冒雨走了一天，晚上连续走要累些。”他在我肩上一拍：“嘿，练兵就要练在最艰苦的时候。要知道，走是为了打，将来打起仗来，就能适应各种情况。”

师长讲完，掏出行军地图，用手电打着看了一阵说：“马

上就要过津浦路了。”然后合上地图，又边走边和我谈：“二十五年前的一个夜晚，就是这个连昼夜奔袭二百二十里，在这附近越过津浦路，与大部队汇合，围歼了大批敌人。那时候，我们靠的是小米加步枪，靠的是这双铁脚板。今天，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，国内外反动派就会以百倍增长的仇恨与我们拚命斗争，我们怎能丢掉这艰苦奋斗、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！同那些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打仗，照样用得上铁脚板哩！”月光下，我又看到了他站在铁脚板连历程图前的那种表情。

拂晓之前，铁脚板连走完了二百三十里全程，在一个小山沟里露营。

部队刚住下，三班长照例马上到新搭的灶前烧烫脚水。等大家都用热水洗过脚，他才坐下清理自己。他脱下汗淋淋的袜子，洗了洗，象拧湿手巾一样拧着。我说：“别拧了，明天还不是又泡个透湿”。班长哈哈笑了：“告诉你，‘秧不浸不长，脚不淹不硬’。你看我脚板上的老茧，厚的都能划着火柴啦！”

“看来你练铁脚板是使了劲的”。我说。

班长朝我笑了笑：“光使劲还差一码，非拚命不可。我刚当兵时，一走路就发愁。别人连续跑十公里不过瘾，我一跑脚上就打满泡。有次老连长见我实在不行，干脆把我搀起来。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要练啊，不练，成了老爷兵，怎能战胜敌人！”我一听，对！一使劲从连长手中挣脱出来，抬起脚在石头上狠狠顿了几家伙，硬是把脚板上的血泡都顿瘪了。

嘿，就这样，一气走到了底。以后，我就专门和我这双脚作对，发誓要练出一双飞毛腿，要追过老前辈，为革命作出新的贡献。不止我是这样，你瞧，大伙的小腿为什么都那么粗？我仔细一看，嗨！原来他们每个人的小腿上都绑了一个沙袋呀！这不是连里规定的，完全靠准备打仗的自觉性。战士们起床把它绑上，晚上熄灯把它解下，就是回家探亲也如此。日子长了，腿上都磨出了老茧。今天行军为啥没有人掉队？可不是偶然的，战士们为此不知磨破了多少双鞋，你打双铁鞋来，也会给它穿个洞！

“为了常备不懈，从去年起，我们进行了从营区到井冈山的象征性长跑。”班长兴致勃勃地说：“现在我们又继续进行从井冈山到延安的二万五千里象征性长跑，分四年跑完”。

“那年内复员的同志咋办？”我好奇地问道。

班长笑了：“不必担心，铁脚板精神是永葆青春的。今年复员的老兵，离队前曾向党支部表示决心，说全民皆兵，民兵也要准备打仗，回到地方，铁脚板要继续练下去。前不久，他们给支部来信汇报了象征长跑的情况，说已经快到“赤水河”畔了。并在信里说：就象当年红军在赤水河畔受到遵义会议的鼓舞一样，他们在“赤水河”畔也受到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春风的鼓舞，对苦练铁脚板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他们决心和铁脚板连竞赛，在“延安”会师后，再向“北京”进军，最后一起登上“解放台湾的道路”……

此刻，我心潮澎湃。一路上所见所闻，如浪花般朝脑海涌来。我发现，铁脚板连的特点并不完全在于铁脚板，更可

贵的是他们有那股火热的革命加拚命、拚命干革命的精神。无产阶级专政要靠这股精神去巩固，共产主义要靠这股精神去建立。

这时，曙光已漫上山头。军号声响了，连长带领铁脚板连进入出发阵地，师首长扛着机枪走在头里。嚓嚓嚓的脚步声显得特别坚定、勇敢、沉着，汇成了一首雄壮的进行曲。我觉得，在我面前飞速前进的不只是一个铁脚板连，也不是一个铁脚板团、一个铁脚板师，而是一支铁脚板的宏伟大军，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步调一致地向前挺进！

我是一个兵

耕 夫 心 明

在我们班当兵的宋师长明天就要回机关啦！

连队俱乐部里，欢送宋师长的文娱晚会在热烈而活泼的气氛中进行着。文娱委员小马今天显得格外高兴，他三蹦两跳地走到台前，笑着喊道：“同志们，欢迎老师长来个节目好不好？”

“好——哗……”雷鸣般的掌声简直要把俱乐部的房顶掀起来。坐在我身边的老师长宋坚，笑着从容自若地站起来，整了整军装，对大伙说：“好！自报节目：《我是一个兵》，说罢他就放开他那宏亮、浑厚的中音嗓门唱起来——

“哗……”又一阵热烈的掌声打断了老师长的声音。我望着灯光下身材魁梧、神采奕奕、两眼炯炯有神的老师长，不由得闪现出一幕一幕他在我们班当兵的情景，激起我胸中一层层激动的浪花……

一个月前的一个傍晚，我们班正准备去和五班举行篮球友谊赛，连长领着一个年过半百的老战士走进来，高兴地对我说：“三班长，咱们师长到你班当兵啦！”我惊喜地望着那位老战士，可他却象早有准备，上前一步啪地敬了个礼：“班长

同志，新兵宋坚前来报到！”说着一把粗壮有力的大手紧紧攥住了我。当时真弄的我不知说啥好，只觉脸上、脖子上发热。他却一转头朝着连长哈哈地笑了，转而郑重其事地问我：“怎么，看我当兵不够格吗？”

我尴尬地笑着说：“师长同志，您……”“嗯！”他严肃地打断我的话：“从现在起，你是班长，我是战士，不许叫师长，叫宋坚，要不喊我老宋也行！”接着，他转向班里的同志们说道：“我代表班长把这个新规定宣布一下，听见了吗？”大伙都望着他笑了，只有出了名的“活跃分子”小马诙谐地来一个立正动作，答道：“听见了，师长，不，老宋同志！”“轰——”全班人都被小马这突如其来的动作逗笑了。

师长的行李很简单，一床黄军被，一个装书的挂包，网兜里放着一些牙具和日用品，别的再没什么。我和小马一面帮他整理东西，一边和他拉呱起来：

“老宋同志，你工作那么忙，为啥还下来当兵？”小马把挂包往墙上一挂，转过头来问道。

“呵呵”，师长笑着说：“这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，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，实行官兵一致，永远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呀！你知道，拿起枪杆，能打掉‘官气’；出身汗水，能冲掉‘娇气’；经常和战士们在一起，就能永葆革命朝气。哟！瞧我——光顾说连打球都耽误了。走，打球去！我给你们当裁判。”说完，他拉着我和小马，就朝篮球场走去。

第一次见面，师长就给我留下一个平易近人的好印象。

战士们也都喜欢接近师长，找他谈心、扯家常，和他交

知心朋友。特别小马比别人更亲热。他担任连队的文娱委员和故事员，一有空就缠着师长讲故事。要说师长的故事，可真象秋天的葡萄一嘟噜接一嘟噜、一串连一串的，什么《强渡大渡河》啦，《英雄炸火车》啦、《为无产阶级专政立新功》啦，多啦！而且说的有声有色、真叫人爱听。师长不但爱讲故事，还爱唱歌，特别爱唱《我是一个兵》。有一次，我不解地问他：“老宋同志，你怎么对这首歌这么感兴趣？”他笑着说：“可不光是兴趣哟！经常唱唱这首歌，可以帮助我牢牢记住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！”

“普通一兵的本色”，我琢磨着老师长的话，回想着他当兵几天来的情况，可不是吗，从吃饭睡觉、出操上课到学习训练、公差勤务，一点一滴，他那里不是和我们战士一样，始终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在我们中间出现呢？要说不同的，就是他每天都要比我们早起一个小时读书，听说这是他多年的老习惯，我“干涉”了几次也没用。有一天，他为了给我们上学习理论辅导课，晚上备课到一点多，我想这回老习惯可要改一下了，可第二天起床哨一响，他的床早已空空的。我出门一看，全班的脸盆、毛巾、牙具整整齐齐一拉溜摆在门旁，小凳子上放着一本《国家与革命》和一个敞开着的笔记本，上面写满刚劲的钢笔字迹……

一阵歌儿打断我的注意力。回头一看，师长挑着满满的一担水走过来，我急忙上前帮他卸下担子说：“老宋同志，您又起这么早！”

“呵呵，今天是我值日呀！”他提起水桶把脸盆一一倒满，